

宋元通鑑

第卅九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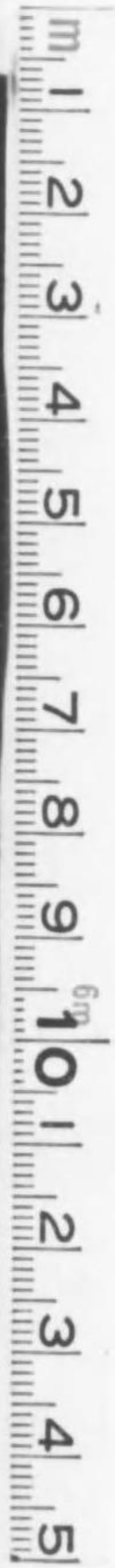
特279-276



特279

276

第四百廿六號



始



特279  
276

宋元通卷第一百二十三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二十三 起庚午至壬申凡三年

慶宗三

咸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春正月壬寅以李庭芝為京湖制

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

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

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闈事成則功歸恩相矣

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

似道撓庭芝兵權

曆

陳宗禮

一警百官牧民一  
買公田擾民不知所

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  
庚戌起復孫虎臣為淮東安撫副使 辛酉班成大  
曆 丙寅以陳宗禮僉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僉書  
院事時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  
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啓帝即位益盛  
至出內帑為之宗禮為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  
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  
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丁卯帝製字民牧民二訓以戒百官 戊辰江萬里  
罷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

適從

元徐世隆  
尚文

今有讀聖  
賢書而受  
什戒意者  
未嘗受孔  
子之戒

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 蒙古主命許衡與太常卿  
徐世隆定朝儀詔衡與劉秉忠張文謙定官制又詔  
尚文與諸儒採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之可行于今  
者斟酌損益凡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文掌之 蒙  
古廉希憲罷希憲立朝讜正有內侍入朝堂傳旨言  
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闈宦預政之漸不可啓也入奏  
杖之蒙古主嘗令希憲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  
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為臣當  
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時有詔釋大都囚  
西域人匿贊馬丁為怨家所訴繫獄亦被原免蒙古

主自開平還，怨家復訴之。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邪？遂與左丞相耶律鑄俱罷。蒙古主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為，阿合馬曰：日與妻孥宴樂耳。帝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阿合馬愧而退。蒙古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政事，阿合馬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自效。蒙古主急為富國，試以行事，時有成績，又見與史天澤爭辨，屢有以訕之，由是竒其材，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專懷益甚矣。既立尚書省，以為平章政事，詔凡銓選吏部定擬資品呈尚書，尚書咨中

誤

蒙古用阿合馬

書然後聞，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童以為言。蒙古主令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惟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並付阿合馬。蒙古主從之，阿合馬遂請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為常額。二月，蒙古以歲飢罷修築宮城役夫。三月庚子朔，日食。癸丑，詔曰：吏以廉稱，自古有之，今絕不聞，豈不自章顯而壅於上聞歟？其令侍從卿監郎官各舉廉吏，將顯擢焉。蒙古以許衡為中書左丞，時阿合馬勢傾中外，一時大臣多阿附。

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忽辛有同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帝以語阿合馬由是怨衡亟薦衡爲左丞欲因以事中之衡屢入辭免蒙古主不許蒙古崔斌守東平聘申屠致遠爲學官致遠壽張人初與李謙孟祺等齊名蒙古主南征駐兵小濮乞寔力台薦爲經略司知事軍中機務多所謀畫師至隨州所俘男女致遠悉縱遣之至是斌聘爲學官夏四月戊寅以文天祥兼崇政殿

蒙古崔斌  
申屠致遠

說書直學士院尋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堅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於相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楊大年故事亟求解職遷秘書監似道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五月辛丑以吳革爲沿江制置宣撫使六月庚午詔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天下士子宜肄其文秋七月復開州更鑄印給之八月癸巳賈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蒙

古攻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徇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

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九月庚戌，以黃萬石爲沿海制置使。壬子，台州大水。冬十月丁丑，詔范文虎總中外諸軍救襄樊。閏月己酉，安吉州水，免公田租四萬四千八十石。十一月，嘉興華亭兩縣水，免公田租五萬一千石。乙未，陳宗禮罷，尋卒。宗禮字立之家，貧力學，舉淳祐四年進士，歷官僉書樞密院事，以賢達見稱，所著有經史管見、人物論。十二月己亥，蒙古張弘範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

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城萬山徙弘範軍于鹿門自是襄樊道絕而糧援不繼

七年

蒙古至元八年十一月改國號曰元

春正月乙丑詔戒貪吏二

月淮浙江西皆飢命官賑貸知撫州黃震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衆蒙古復立王植爲高麗王趙壁至東京時林衍已死乃言于蒙古主以兵衛植復國誅衍之子惟茂及其親

屬未幾衍黨裴仲孫等復集餘衆立植庶族承化侯爲王竄入珍島踰年蒙古遣忻都討平之三月發官倉穀米賑和州無爲鎮巢安慶建德平江吉州諸處夏四月甲寅禮部侍郎陳宜中乞補外以顯文閣待制出爲福建安撫使五月蒙古詔東道兵圍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於是秦蜀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瞻思丁率諸將水陸並進鄭鼎出嘉定汪良臣出重慶北刺不花出瀘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六月范文虎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時漢水溢阿朮夾江東西爲陣

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弃旗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己亥，詔以陸九淵孫溥補上州文學。蒙古許衡上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爲齋長。時

蒙古王梓耶律有尚

姚燧

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筭。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秋七月丁丑，湖南轉運司訪求張栻後人。義倫以聞，詔補將仕郎。壬午，四川制置使朱禩孫言：夏五以來，江水凡三汎溢，自嘉而渝，漂蕩城壁，樓櫓圯壞。又嘉定地震者再，被災害爲甚。乞賜黜罷。上答天譴，詔不允。八月壬辰朔，

朱禩孫



日食、九月己丑、子熖生、蒙古主以四川民力困敝、詔免茶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仍勅有司有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冬十月癸丑、從政郎朱鑒孫進羣經要略、十一月、蒙古從太保劉秉忠請、改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爲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爲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爲秦爲漢者、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

朱鑒孫

蒙古始號元

皆徇百姓見聞之徂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不無少貶、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震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旣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于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于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匪爲之溢美乎、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十二月辛亥、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

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校中省元卷字蹤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李鈞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其悖謬至此先是陳仲微爲江西提點刑獄忤賈似道罷去至是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輪對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道怒又諷言者論罷其官久之叙復

陳仲微

八年

元至元九年

春正月庚申詔曰朕惟崇儉必自宮禁

始自今宮禁敢以珠翠銷金爲首飾服用必罰無貸臣庶之家咸宜體悉工匠犯者如景祐制必從重典又詔有虞之世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之爲吏者長子孫則其遺意也比年吏習媮薄人懷一切計日待遷事未克究又望而之他吏胥狎玩竊弄官政吾民奚賴焉繼自今內之郎曹外之牧守以上更不數易其有治狀昭著自宜獎異 辛亥子昂生 元罷尚書省阿合馬仍平章中書省事 二月癸巳謝方叔卒贈少師方叔字德方威州人嘉定十六年進

趙子寅

士歷官左丞相相業無過人者晚困於權臣至以玩好丹劑壽其君鄙孰甚焉前知台州趙子寅歿無所歸特贈直秘閣給沒官宅一區田三百畝養其孤遺以旌廉吏元改中都為大都三月元賑濟南路飢夏四月元賑大都路飢五月己巳李庭芝將兵救襄陽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於髻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鈎致欲為焚爨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

得地

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聞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為諸將所服俾為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

得將

張順死節

二士

下三刻起，可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棧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踊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尸逆流而上，被甲胄，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歛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于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

撒星椿，雖魚鰕不得度。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木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燭，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為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

張貴死節

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木于櫃門，關阿木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昇貴尸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柩葬順塚，立雙廟祀之。元勅修築都城，凡費悉從官給，毋取諸民。六月丙申，徙皮龍榮于衡州。龍榮舊宮僚也，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

似道殺皮龍榮

章鑑

李雷應誣劾以事徙衡州居住，龍榮恐不為雷應所容，未至飲藥卒。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潭州醴陵人，少有志略，精于春秋，舉淳祐四年進士，歷官參知政事，性伉直，故不為似道所容，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丁酉，以章鑑同僉書樞密院事，提舉經武要略，以錢千萬命京湖制司糴米百萬石，轉輸襄陽府積貯。乙巳，以家鉉翁兼權知紹興府，浙東安撫司事。辛亥，臺臣言江西推排田結局已久，舊設都官團長等，虛名尚在，占愆常役，為害無窮，又言廣東運司銀場病民，詔俱罷之。秋七月，元詔自今凡詔令以蒙

家鉉翁

古字行、八月丙戌朔日食、辛丑詔家鉉翁赴闕、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以賈似道爲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給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爲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上下以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戊寅太陰犯御女、

冬十月癸卯元初立會同館、十一月乙卯馬廷鸞扼於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辭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闡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時朝廷患劉整爲元用荆湖制置李庭芝請以整爲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上從之遣永寧僧齋告身金印牙符及庭芝書期致之僧旣入元事覺元主勅張易姚樞雜問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

宋忠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臣寔不知。賞整使還軍中。誅永寧僧及其黨友。且令整移書來責執政。十二月甲寅。召葉夢鼎入相。詔加少傅。夢鼎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嵯縣。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是月。遣將咎萬壽攻成都。兀僉省嚴忠範出戰失利。同知王世英等八人弃城遁。元以罪在主將。縛忠範至都治之。罷其官。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出處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二十四 起癸酉至甲戌凡二年

度宗四

咸淳九年 元至元十年 春正月乙丑。樊城陷。樊被圍四年。

范天順牛富死節

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衄。富又數射書襄陽域中。期

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未幾。阿里海牙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郭。張弘範為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

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大木江中鑱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即所守地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天順荆湖都統富霍丘人

王福死節

文煥不終

二月庚戌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爲薪緝關會爲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旣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爲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羣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大以爲



或守四年或守五年將帥非不力其如期廷之用似道何一切不應手奸邪頭面至似道而大變宋小人奇幻日新乃爾

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即繆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未幾阿里海牙帥總管唆都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為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里海牙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于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先納筦鑰、次獻城邑、且陳攻郢之策

請已為先鋒、阿朮入襄陽、阿里海牙遂偕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為襄漢大都督、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文煥兄文福、文德、文福知廬州、文德子師夔知靜江府、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三月、劉整故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書藁一帙于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帝亟詔淮東制司、往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壬午、詔建機速房于中書、時襄城既失、賈似道復上書

張夢發

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鑲漢江口岸曰城荆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署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并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荆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元主立其子真金爲太子真金元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王恂以輔之元主以爲太子贊善勅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

元中山王恂

元訓儲

恂言太子付托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徧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真金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真金曰善至是立爲皇太子元以申屠致遠爲太常太祝兼奉禮郎元主遣太常卿孛羅問毛血之薦致遠對曰毛以告純血以告新禮也夏四月癸巳詔曰迺者邊吏弗戒致有襄難將士頻歲暴露邊民蕩析離居盡傷朕心爾聞臣專征方面宜身率諸將

宣揚國威以賞戮用命不用命爾守臣有土有民宜申儆國人保固封守爾諸將尚迪果毅一乃心力各以其兵敵王所愾今朕多誥爾其悉聽明訓毋懈毋悞習于故常功多有厚賞爾不克用勸罰固不得私也又如中外小大臣僚有材識超卓明控御之宜懷攻守之略者密具以聞一如端拱二年制書朕當虛心以聽李庭芝乞解罷詔赴闕以汪立信爲京湖制置使趙潛爲沿江制置使立信兼知江陵潛兼建康留守潛多獻寶玉于賈似道故有是命元阿里海牙請呂文煥官職授文煥昭勇大將軍襄漢大

元徒單公履

都督賜其將校有差元將相大臣皆以南伐爲請召姚樞許衡徒單公履等問計公履等曰乘破竹之勢席卷三吳此其時矣元主然之五月庚辰詔諸人上書請以丞相似道督兵者不允餘付機速房

奧魯赤

元賞襄陽有功萬戶奧魯赤等銀鈔衣服有差六月己丑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文廂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潛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李可劾退之汪立

信言臣奉命分闔。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聞難怯戰。僅從薄罰。有子天順。守節不屈。猶可少贖其愆。興。奴隸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貲。爲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寘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拘管。時國勢危甚。陳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誤襄者老將也。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闔。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

陳仲微

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及。追悔既往。尚愈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尅責之辭少。或謂陛下乏哭師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祚天悔禍之道也。徃徃代言之。知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脂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即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強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今日畔君賣國之人也。爲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惛憂

之欺以逢其君。誤國者護耻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止於兵。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築城。創聞駭聽。因諸闡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颯厖涼。不足以肅軍容。壁壘堡柵。折樊駕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爲帥闡。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闡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蹙

近日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爲也。轉敗爲成。在君相一念間耳。似道大怒。乃出仲微。江東提點刑獄。元以劉整。阿里海牙不相能。分軍爲二。各統之。元使日本趙良弼至太宰府而還。具以日本君臣爵號州郡名數風俗土宜來上。閏月丙辰。朝散郎師顯行。進注皇朝文鑑。元勅翰林院纂修國史。采錄累朝事實。以備編集。秋七月。元阿合馬等屢毀漢法。國學諸生廩食或不繼。許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命諸老臣

元王磐

元王恂耶  
律蘇郁白  
棟

議其去留，竇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  
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學士。衡弟子耶律有尚、  
蘇郁白、棟為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致廢墜。從之。  
元人城馬驥山，知合州張珏擊走之。先是，蒙古兵入  
蜀，珏副王堅協力戰守，堅還以珏代之。自開慶受兵，  
民凋弊甚，珏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未再，  
公私兼足。劉整既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驥、虎頂  
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合刺帥兵築之。珏  
聞合刺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  
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塢。由是馬驥城築卒不

就。八月庚戌朔，元所釋諸路罪囚，自至大都者凡  
二十二，人並赦之。九月辛巳，以章鑑僉書樞密院  
事，陳宜中同僉書院事。冬十月，元享于太廟。十  
一月壬午，子焜授左衛上將軍，封嘉國公。以李庭  
芝、夏貴為淮東西制置使，陳奕為沿江制置使，庭芝  
兼知揚州，貴兼知廬州，奕兼知黃州。庭芝請分所部  
兩淮為二司，故以淮西付貴，奕以兄事。賈似道、王工  
陳振民以求進，自小官歷顯要，遂掌禁兵。起文天  
祥為湖南提刑，天祥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  
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

萬里所語  
落落有概

天矜於民  
子元一時  
之權也

變吾閩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元大司農司言中書移文以畿內秋禾始收請禁農民覆耕恐妨芻牧元主以農事係民生命詔勿禁是歲元諸路大水蝗賑米凡五十四萬五千五百九十石

十年元至元十一年春正月賈似道母胡氏死似道歸越治

喪詔以天子鹵薄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似道起復似道遂還朝元以伯顏為中書左丞相伯顏事宗王旭烈于西域嘗入奏事元主見之曰此非諸侯王臣遂留

元伯顏

元兵入宋

與議國政至是自右丞進左相元阿里海牙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長驅宋必可平阿朮又言臣略地江淮備見宋兵之弱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元主趣召史天澤同議天澤對曰此國大事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顏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將者猶足為之元主曰伯顏可以任吾此事矣阿里海牙因言我師南征必分為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遂詔中書省僉軍十萬人二月甲寅太陰犯井宿己酉趙順孫罷為福建安撫使三月元以伯顏史天澤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一  
並爲左丞相阿朮爲平章政事、阿里海牙爲右丞、  
夏四月乙卯、子昺授左衛上將軍、進封永國公、五月  
壬寅、張瑄表請城馬鬣、頭山或先築其一、以據  
險要。六月、元主諭諸將、率兵南伐、且數賈似道負  
約執郝經之罪、詔曰、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  
交通、憲宗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復遣  
宋京詣我、請罷兵息民、朕即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  
經等奉書往聘、蓋爲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  
連年、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陽  
旣降之後、冀宋悔禍、或起令圖、而乃執迷罔有悛心、

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陸並進、布  
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預焉、將士母得妄  
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遷賞、其或  
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俘戮何疑。秋七月癸未、帝崩、  
子嘉國公焜即位、太后臨朝、帝自爲太子時、以好內  
聞、旣立、耽于酒色、故事嬪妾進御、晨詣閣門謝恩、主  
者書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謝恩者三十餘人、崩年  
五十三、賈似道入宮議所立、衆以建國是長當立、似  
道主嫡、乃立嘉國公焜、時年四歲矣、謝太后臨朝、稱  
詔號帝廟曰度宗。



史臣曰宋至理宗疆宗日蹙非有雄才睿略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哉度宗繼統雖無大失德而拱手權奸衰敝寔甚亡國不于其身幸矣

甲申封兄昞為吉王弟昺為信王昞母楊淑妃昺母俞修容詔賈似道依文彥博故事獨班起居丙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又詔以生日為天瑞節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迺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

國事至此已極費手然此事尚可做得何遂付之竟耳

姓鬱怨欲上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為今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都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筭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

通鑑卷三百三十四 宋紀九 十一  
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嚼壁輿觀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辛卯。以朱禩孫爲京湖四川宣撫使。兼知江陵府。是月。元伯顏南攻陞辭。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八月。癸丑。大霖雨。天目山崩。水涌。安吉臨安餘杭民溺死者無筭。元以博羅權爲中書右丞。元太保劉秉

忠卒。秉忠字仲晦。其先瑞州人。初名侃。因從釋氏。又名子聰。自幼好學。於書無所不讀。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管。是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築精舍居之。尋無疾端坐而逝。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贈太傅。趙國公。謚文貞。元行中書省言。江漢未下之州。請令呂文煥率其麾下臨城諭之。令彼知我善遇降將。亦策之善者也。元主從之。九月。元呂文煥以伯顏趨郢州。劉

論降已握  
上策

元峻都程  
招討阿刺  
軍

整以博羅權趨淮西、伯顏分大軍為兩道、自與阿朮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為前鋒、博羅權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伯顏一軍自分三道、峻都將一軍、由棗陽哨司空山、翟招討將一軍、由老雅山徇荆南、而自與阿朮帥阿刺罕、張弘範諸軍、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冬十月丁未、饒州布衣董聲應進諸史纂約、兵鑑、刑鑑、詔克史館編校文字、乙卯、令州縣行義田義役、丁巳、元伯顏至溧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邪、使一騎前導、麾諸

董聲應

世傑有侍

軍畢濟、遂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為城、新郢在漢南、橫鐵絙鎖戰艦、密植椿木水中、夾以砲弩、凡要津皆施棧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朮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為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為歸路患、伯顏不從、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

元李庭劉  
國傑

趙文義死

王虎臣  
王大用

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力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庸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煙焰漲天。城遂破。生禽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馘于城下。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已。馳馬至。伏弩亂中文煥右臂。并馬仆。幾鉤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緹

邊居誼

居誼并所部死戰

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伯顏壯其勇。購其尸。觀之。遂進兵攻渠復州。居誼隨人。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至是死。節事聞。立廟死所。甲子。詔以明年為德祐元年。乙丑。以章鑑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僉書院事。冬十月壬戌。歲星犯壘壁陣。十一月庚辰。以陸秀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沉靜。不求人知。每

陸秀夫

好眼

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歛焉無一語或時宴集  
 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  
 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丙戌以王燾章鑑為左  
 右丞相兼樞密使燾固辭不許十二月癸丑元伯  
 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  
 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  
 陽邏堡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  
 福言淪河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  
 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  
 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

可惜諸帥  
 皆有預備  
 竟為似道  
 一人蒙蔽  
 以至於亡

刺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埧引  
 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  
 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于江  
 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鷄子千艘攻之三  
 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木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  
 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  
 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明日渡江襲南岸已過則  
 急遣人報我阿木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  
 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  
 遣阿里海牙進薄陽邏堡貴率眾來援阿木即以昏

程鵬飛

時率四翼軍遡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朮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為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朮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朮遂登沙洲，攀岸步鬪，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朮獲其船千餘艘。阿朮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朮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

夏貴不終

王達劉成  
死戰

朱禩孫不終

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朮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遂趨鄂州。己未，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朱禩孫聞元兵趨鄂，帥師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時鄂州恃漢陽為蔽，及京湖之援。朱禩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會元軍焚艫，艘三千艘，火照城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僚

宋亡鄂州

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伯顏曰義士也釋之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爲荆湖宣撫使撒守兵分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克軍餉命阿里海牙及賈居貞以四萬人守鄂規取荆湖而自率大衆與阿朮東下趨臨安 癸亥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時鄂州旣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爲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以孫虎臣總統諸軍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克都督府公用 詔天下勤王 甲

子起李芾爲湖南提刑 乙丑以高達爲湖北制置使詔邊費浩繁吾民重困貴戚釋道田連阡陌安居暇食有司覈其租稅收之 庚午元伯顏遣程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奕使人過江請降且求名爵伯顏曰汝旣率衆來歸何必慮及名爵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大喜遂以城降仍以書招知蘄州管景模景模亦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欵附奕又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 是時李庭芝遣兵入援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二十五 乙亥一年

帝熈一

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春正月壬午葬度宗于永紹陵

常楙

以常楙為吏部尚書楙以老病辭累詔不許楙入見首言雪川之變非其本心置之死過矣不與立後又過矣巴陵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沉寃幽憤鬱結四五十年之久不為妖為札於冥冥中者



幾希。願陛下勿搖浮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於是詔國史院討論典故以聞。元兵入蘄州。癸未。賈似道以呂師夔參贊都督府軍事。乙酉。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初。呂師夔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錢真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制。召爲都督參贊。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真孫遣人請于蘄州。以江州降元。伯顏以師夔知江州。丙戌。元兵徇江州。知安東州陳巖夜遁。時知壽昌軍胡夢麟寓治江州。自殺。知南康軍葉聞知德安府。來興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于江州。師夔設宴庾

公樓。選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天子命。興仁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劉整爲嚮導。尋別命整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可。曰。吾受詔特綴東兵。使無西爾。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無爲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整失聲曰。首帥束我。使我成功後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於無爲城下。知安慶府范文虎遣人以酒饌如江州。迎元軍。且謂伯顏速來欲降。

未幾復遣人言行樞密院臨城招諭衆心不從願俟  
丞相伯顏乃使阿朮以舟師先造文虎以城降通判  
夏椅死節夏椅仰藥死伯顏繼至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  
賈似道畏劉整不敢出師何與及聞其死喜曰吾得天助  
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以行金帛輜重  
之舟舳艫相囓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  
關白于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爲殿帥總  
禁兵至安吉州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劉師勇以千  
人入水拽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去遂由新安池口  
以進次于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 二月夏貴

金明

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  
年似道俛首而已 賈似道至江上以汪立信爲端  
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  
上都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  
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  
遇於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  
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因  
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吾去尋  
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  
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

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賈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曾安撫且以荔子黃柑遺伯顏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阿木謂伯顏曰宋人無信惟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伯顏乃令囊加歹求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囊加歹歸報京亦還以黃萬石為江西制置使庚戌元兵犯池州州守王起宗遁去通判趙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固守計元遊騎至

趙卯發死

雍氏

李陽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為守守兵皆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凡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息之命

從容赴義

具棺衾合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謚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卯發字漢卿，昌化人。淳佑十年以上舍登第。元太宗長孫曰海都，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是詔封那木罕爲北平王，率諸王兵鎮守，而安童總省院之政。元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至真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元主聞訃震悼，贈太尉，謚忠武，追封鎮陽王。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

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言者慚服。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下無怨，人以比郭子儀。曹彬云：天澤字潤甫，秉直季子也。燕之永清人。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鬪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棧數十，採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

時阿木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木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謹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艫簸蕩，乍分乍合。阿木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左右掎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爲之赤。軍資器械盡爲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

脫身

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爲惡語嫚罵之者。江漢守臣皆弃城遁。太平和州無爲，俱相繼降元。壬戌，元軍略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

唐震趙崇  
橛死節

城中少年

江萬里弟  
萬項子鎬  
死節

於地不屈遂死之。郴州守趙崇棟寓居城中亦死之。萬道同以城降。初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至是元軍執其弟知南劔州江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池中積尸如疊。翌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萬里字子遠。都昌人。沿江制置大使建康行宮留守趙潛知鎮江府。洪起畏知寧國府。趙與可知隆興府。吳益皆弃城遁。知和州王喜建康都統翁福相繼迎降于元。

鮑廉死節

宗學生

天祥勤王

甲子元兵犯臨江軍知軍鮑廉死之。乙丑賈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詔下公卿雜議。左丞相王爚請堅蹕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于慶元則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郢州守將張世傑率兵入衛。復饒州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丙寅以文天祥為江西安撫副使知贛州。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衆。

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 戊辰湖南提刑李芾以

李芾

勤王

侯與死戰

兵勤王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知江陰軍鄭端弃城遁知無為軍劉權知太平州孟之縉皆以城降于元 己巳元兵攻嘉定都統侯與力禦死之 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同知院事文及翁僉書院事倪普同僉書院事召王燾為浙西江東宣撫使時元行人郝經尚留儀真元主復使禮部尚書中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來問執行人之罪賈似道震恐乃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勅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

前倨後恭

望經流涕。庚午，賈似道罷。初，陳宜中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卹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其租戶為兵，放還諸竄謫人。趙與可除名。辛未，右丞相章鑑聞元兵日迫，託故徑遁去。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歎曰：吾今日猶得死于

章鑑不終

汪立信

汪立信死節

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伯顏，請戮其孥。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六安人。淳祐六年進士。元博羅權軍下邳，取清河漣海，守臣俱以城降。三月壬申朔，殿前都指揮使韓震復如賈似道之議，請帝遷都。陳宜中欲示已非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

金明不負託

陳宜中激兵變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所部兵叛攻嘉會門、射火箭至大內、急發兵捕之、皆散走。癸酉、建康都統徐旺榮迎伯顏入建康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逋敵、已扼其吭、少爾遲迴、奔播海島、遺後悔矣、元主從之、詔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朮分兵駐揚州、與博羅懽塔出絕宋淮南之援、伯顏分兵四出、鎮江、統制石祖忠請降、朝廷以元兵漸迫、臨安命浙西提刑劉經戍吳江、兩浙轉運羅林浙西安撫張濡戍獨松關、山陰

元博羅懽塔

縣丞徐垓正將郁天興戍四安鎮、起趙淮為寺丞、戍銀樹東壩、召章鑑還朝、鑑言韓震雖請遷都、意實無他、遽置之死、震驚乘輿、似亦太過、陳宜中啣之。甲戌、元兵犯無錫縣、知縣阮應得出戰、一軍皆沒、應得赴水死。乙亥、詔諭元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和議、息兵。以王爚為左丞相兼樞密使、丙子、下詔罪已、以陳宜中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爚與宜中論事多不合、宜中請建督府于京、檄召諸路軍馬勤王、并令潰軍各歸所部、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廂差官督之、給一兵付教塲教閱。章鑑為御史王應龍

阮應得死節

陳過

所劾削官放歸田里太皇太后仍與祠祿鑑居相位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目為滿朝歡侍御史陳過

潘文卿

請竄賈似道併治其黨翁應龍等不俟報而去監察御史潘文卿季可乞從過所請乃命捕翁應龍下臨安府獄罷廖瑩中王庭劉良貴游汶朱浚陳伯大董襍謫洪起畏鎮江自效己卯杖翁應龍刺配吉陽軍命王煥陳宜中並都督諸路軍馬壬午追復已故吳潛向士璧官元兵入常州知常州趙與鑑遁州人錢嘗以城降甲申元兵至西海州安撫丁順降乙酉知東海州施居文乞降于西海州知平江府潛說

閻順李存進謝洪永李山

友以城降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丙戌知廣

文福殺宋使者

德軍令狐慄以城降元張世傑遣其將閻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丁亥有二星闕于中天頃之一星隕己丑

諷劫亦不及待

趣五郡鎮撫使呂文福將兵入衛文福殺使者叛入江州降于元庚寅元兵既近臨安戒嚴同知樞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僉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僉書院事倪普諷臺諫劾己章未上亟出關遁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宋紀  
十一  
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許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在朝文武並轉二資，其負國弃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辛卯，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

元廉希賢  
嚴忠範

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濡俊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為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壬辰，元阿里海牙入岳州。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郢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里海牙督諸翼水軍屯東岸。

又被元使  
何益

又殺張羽

王汝翼趙時晦孟唐老及二子死節孟紀司馬夢求節

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里海牙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牙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丙申，以陳合同僉書樞密院事。戊戌，赦邊城降將，罪能自拔而歸者錄之，有能復一州者予知州。空文復一縣者予知縣，所部僚吏將卒及土豪立功者同賞。詔公田最為民害，稔怨召禍，十有餘年，自今並給原主，令率其租戶為兵。夏四月乙巳，元兵入廣州縣，知縣王汝翼與寓居官趙時晦率義兵戰，孟唐老與其二子皆死，汝翼被執，至建康死之。丙午，元兵破沙市城，都統孟紀死之，監鎮司馬夢求

自經死，夢求光五世孫也。戊申，京湖宣撫朱禩孫湖北制置副使高達以江陵降元，初，高達解鄂州之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達遂怨望。至是元阿里海牙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市，達與禩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阿里海牙入城，命禩孫檄所部歸附，於是歸峽郢復，禹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施荆門諸郡相繼皆降。阿里海牙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近臣曰：伯顏東下，阿里海牙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達參知政事，禩孫至上

生色

苗再成趙孟錦力戰

都死。壬子，以高斯得僉書樞密院事。乙卯，有司議建藩屏以強王室，詔以福王與芮為浙東安撫大使，判紹興，開府置長史司馬。庚申，知金壇縣李成大率義局兵與元兵戰，被執不屈，與二子俱死之。時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木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于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壬戌，阿木攻真州，知州苗再成、宗子趙孟錦帥兵大戰于老鸛嘴，敗績。癸亥，加知思州田謹賢知

雷大震死節

姜才死戰

播州楊邦憲並團練使，趣兵入衛。庚午，阿木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為三疊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木佯退，才逐之，阿木反戰，至揚子橋，揚州撥發官雷大震出戰死之。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二十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卻以誘之，才將回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元立陣者歡聲震地，才軍遂潰。阿木與弘範追之，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死者甚衆。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自身死。元軍進薄揚州南門，加李庭芝參知政事。五月

趙與糖死

戰

癸酉元兵犯寧國縣知縣趙與糖出戰死之。丁丑

劉師勇

劉師勇復常州。加和州防禦使。助姚訔守常。以張彥

姚訔

守呂城。兵威稍振。由是浙右諸城降元者。復與張世

何基

傑軍合。己卯。賜婺州處士何基王栢贈謚。基少師

王栢

事黃幹。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基

悚惕受命。遂得幹所聞于朱氏之懿。趙汝騰蔡抗楊

棟相繼薦于朝。詔與州學教授。基固辭。栢年三十。始

捐去俗學。勇於求道。從基游。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

以質實堅苦自勵。凡六經四書及濂洛之書。皆有著

述。至是詔謚基曰文定。贈栢承事郎。以張珪為四

川制置副使。辛巳。加劉師勇濠州團練使。辛卯。籍

仇子真阮克巳

潛說友吳益呂文煥孟之紹陳奕范文廓家。丙申。

遣使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宮觀。時知慶遠府仇子

真淮東兵馬幹轄阮克巳各將兵入衛。詔與張世傑

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命大臣監護。事下公卿

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書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

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

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為安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

臣無滋虛議。不報。己亥。吳繼明復蒲圻通城崇陽

三縣。以繼明權知鄂州。令擇險為寓治。六月庚子

吳繼明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一  
朔日食既晝晦如夜星見鷄鶩皆歸 成都安撫使  
沓萬壽守嘉定元召汪良臣入朝命之曰成都被兵  
久須卿安集之良臣進攻嘉定萬壽堅守不出良臣  
度有伏兵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壘薄城萬壽悉軍  
出戰大敗遂籍境內三龜九頂紫雲諸城降元以萬  
壽僉西川行樞密院事 辛丑太皇太后詔削聖福  
尊號以應天戒命侍從官以上各舉才堪文武者雖  
在謫籍亦聽舉之 庚戌誅翁應龍籍其家 甲寅  
留夢炎自湖南入朝王爚陳宜中皆請相夢炎而求  
去太皇太后曰二相母藉此求閑也乃以爚平章軍

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宜中夢炎爲左右  
相並兼樞密都督諸路軍馬爚即日就民居以丞相  
府讓宜中宜中言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因辭  
去遣使遮留乃還 己未加李庭芝知樞密院事  
丁卯朱禩孫除名籍其家 秋七月辛未張世傑與  
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  
十舟爲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  
元阿朮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  
檣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  
戰繼以火矢蓬檣俱焚煙燄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能前多赴江死張弘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圖山阿朮弘範追之獲白鷄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呂城失守張彥被執降于元甲戌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賈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爲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上令李庭芝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王爚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爚復言于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搢紳草茅不知幾

孫嶸叟等又  
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爲露布逐之丁丑復詔徙賈似道于建寧府翁應龍既誅其廖瑩中王庭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於是御史孫嶸叟等又以似道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面復上疏論似道僥許貪淫褊驕吝專忍謬十罪太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姤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於衆怒僅謫建寧夫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

翁合

孫嶸叟



鄭虎臣

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况見其面乎乞遠投荒昧以禦魑魅庚寅詔謫賈似道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 追復皮龍榮

妙

葉李

官 辛卯陳宜中去位詔罷王爚爲醴泉觀使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爚謂二相宜一人督師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爲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會世傑敗于焦山爚復言曰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算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爲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旣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后不許京學生劉九臯等伏闕上書言宜中擅權黨賈似道趙潛趙與鑒皆弃城遁宜中

劉九臯

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榘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苞苴而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似道喪師辱國。陽請致罰而陰佑之。元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受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于一似道也。初宜中書多專決。不關白燾。或謂京學之論實燾嗾之。書上。宜中徑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壬辰太后乃下劉九臯等于臨安獄。手詔曰。給舍之

奏謂燾與宜中必難久處。兼燾近奏乞免平章。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可罷燾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克醴泉觀使。是歲卒。燾字仲潛。一字伯晦。紹興新昌人。嘉定十三年進士。清修剛勁。不阿權勢。及爲相。屬國勢危亡。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元軍圍重慶府。咎萬壽旣降。兩川郡縣多送款。獨張珏固守重慶不下。元主建東西行樞密院。會兵圍之。元主召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朮左丞相。仍詔伯顏直趨臨安。阿朮仍攻淮南。阿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里海牙取湖南萬戶宋都斛及呂師夔李恒等取江西。癸巳詔知廬州夏貴加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與淮東制置副使知揚州朱煥互調召李庭芝還朝貴不奉詔煥仍還揚庭芝亦不行。乙未以陳文龍同僉書樞密院事。丙申以開慶兵禍追罪史嵩之削其謚。八月壬寅右正言徐直方遁加夏貴兩淮宣撫大使李芾爲湖南鎮撫大使知潭州。己酉拘閻貴妃集慶寺賈貴妃演福寺田還安邊所。庚戌劉師勇攻呂城破之戊午加劉師勇和州防禦使趙淇除大理少卿王應麟言管內外以寶玉獻似道。

洪兄弟爲甚遂罷之。甲子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賁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

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闊，不報。命知平江府元阿里海牙以江陵地圖上進，請重臣開大府鎮之。元主命廉希憲行省事，希憲至江陵，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希憲錄舊官，禁剽奪，興學墾田，民情大安。由是思播田楊二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九月丙戌，命文天祥爲都督府參贊官，總三路兵，仍知平江。鄭虎臣監押賈似道，舟次南劍州黥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俟有詔即死。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于別

虎臣值得一死

孫虎臣死難

館。卽。廁。上。拉。其。胃。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于獄。元兵陷泰州，孫虎臣自殺。冬十月己亥，加張世傑沿江招討使，劉師勇福州觀察，總統出戍兵。丁未，以留夢炎陳宜中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宜中在溫州被召，以親老辭，太后自爲書遺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李芾至潭州，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爲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及元兵圍城，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

李芾守城

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元阿  
 朮攻揚州久而無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  
 枕藉滿道而李庭芝之志益堅曾伯顏至灣頭遂議  
 深入陳合匿廖瑩中家貲坐免壬戌元兵發建  
 康分為三道阿剌罕與魯赤將右軍出四安鎮趨獨  
 松關董文炳范文虎將左軍出江入江陰軍伯顏將  
 中軍入常州癸亥常州告急文天祥使尹玉麻士  
 龍張全朱華將兵赴援士龍戰虞橋死玉戰五牧前  
 後殺傷數千人復收殘卒五百與北兵相持一夕手  
 殺數十人遂死麾下無一人降者全華不戰而遁

尹玉麻士  
龍死節

趙淮并妾  
死節

十一月庚午以陳文龍同知樞密院事黃鏞同僉書  
 院事癸酉贈尹玉濠州團練使麻士龍高州刺史  
 戊寅元將阿剌罕破銀樹東壩戍將趙淮兵敗與其  
 妾俱被執妾死之元帥阿朮使淮招李庭芝許以大  
 官淮佯許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爾為男子  
 死則死耳母降也阿朮怒殺之淮葵之子也元兵遂  
 陷廣德軍四安鎮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  
 上者皆籍為兵號武定軍召文天祥自平江入衛  
 壬午元將宋都斛與李恒等長驅所至莫當其鋒隆  
 興轉運判官劉槃以城降不數日取江西十一城進

如此舉措  
太后何勞  
致書其母

密祐死節

逼撫州時黃萬石為江西制置使開閩州治聞兵至奔建昌都統密佑率眾逆戰進賢坪元兵呼曰降者乎鬪者乎佑曰鬪者也麾其兵突戰進至龍馬坪元軍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佑身被四矢三槍猶揮雙刃率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解曰壯士也欲降之繫之月餘終不屈罵萬石為賣國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宋都解又命劉槃呂師夔以金符遺之許以官佑不受復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元兵皆泣下佑之先密州人

胡拱辰死節

伯顏不終

姚訔陳炤王安節死戰

後渡淮居廬州元進取建昌黃萬石走入閩癸未元兵破興化縣知縣胡拱辰自殺甲申元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知州姚訔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劉師勇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杈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訔等守志益堅伯顏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攻二日城破訔死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命盡屠其民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潰圍走平江，  
豈希得之子，安節堅之子也。

丘濬世史正綱曰：作元史者謂伯顏下江南，不殺  
一人，嗚呼！常州非江南之地邪？元之號令，凡攻城  
臨敵，但以一矢加遺者，得即屠之。伯顏前此潛兵  
渡漢，固已屠沙洋矣。至是攻常州，忿其久不下，招  
之不從，於是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併人築之，殺  
人煎膏，取油作砲。及城陷之日，盡屠戮之。一城生  
聚，何啻千萬，斬艾之餘，止有七人伏于橋坎獲免。  
夷性殘忍，一至此哉！彼夷狄如馬狼，殺人固其本

吐氣

性而中國之人，秉史筆者，乃亦曲爲之諱。至比之  
曹彬，豈其倫哉？或曰：所謂不殺，謂入臨安之時也。  
嗚呼！伯顏至臯亭，謝太后即遣使奉壘迎降，寂無  
一人敢出一語者。當是之時，苟具人心者，皆不殺  
也。豈但伯顏哉？

巴西改宜興縣爲南興軍，以謝枋得爲江西招諭  
使。枋得聞淮西、江東西州郡守將皆呂師夔部曲，  
故爭降附，自以與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  
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爲鎮撫使，使之行  
成。且乞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朝廷乃以枋得爲沿

存光有聲

江察訪使以往會文煥北還不及而返遂改知信州  
 枋得經鉛山分水嶺下過辛弃疾墓笏僧舍有疾聲  
 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者自昏暮至丙夜不絕聲  
 枋得秉燭作文且且察之文成而聲始息枋得請于  
 朝加贈弃疾少師謚忠敏丙戌中書舍人王應麟  
 請為濟王立後乃詔贈太師尚書令進封鎮王謚昭  
 肅擇後奉祀賜田萬畝己丑元軍破獨松關馮驥  
 死之守將張濡遁獨松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  
 懼時勤王師僅三四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為  
 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命淮

馮驥死節

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  
 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濡既遁後為廉希  
 賢之子所殺元董文炳入江陰軍乙未左丞相  
 留夢炎遁十二月丁酉朔詔許賈似道歸葬返其  
 田廬庚子以吳堅僉書樞密院事黃鏞兼權參知  
 政事時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惟事蒙  
 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方且理會科舉明堂等事及  
 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至是遣柳岳奉書  
 如元軍前稱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  
 師修好岳見伯顏于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經



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爾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囊加歹偕岳還而別遣人奏上都 癸卯以陳文龍參知政事謝堂同知樞密院事甲辰贈姚書龍圖閣待制其父希得贈太師陳炤直寶章閣馮驥集英殿修撰丙午追封呂文德為和議郡王朝議以呂文煥為元嚮導乃追封文德而以文德子師孟為兵部侍郎覲成和議丁未元伯顏入平江先是通判王矩之都統制

高應松

米立死節

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伯顏使呂文煥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陷乃以兵入衛 庚戌柳岳至自元軍癸丑陳宜中復奏遣柳岳及宗正少卿陸秀夫呂師孟等同囊加歹使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且勅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伯顏于平江伯顏不許宜中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為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劉褒然為之岳至高郵嵇家莊為嵇聳所殺以文天祥僉書樞密院事 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立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萬石

通鑑卷一百二十五 宋紀  
署爲帳前都統元軍略江西立迎戰于江坊兵敗被  
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  
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  
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  
爲立乃生擒之人合當死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  
諭之不屈遂遇害立淮人三世爲將元寶默年八  
十公卿皆往賀元主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  
於上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  
然者久之遣中使以珍玩及諸器物往存問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二十六 丁丑一年

帝熈二

德祐二年五月以後端宗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春正月丁卯朔元兵  
自元年十月圍潭州湖南安撫兼知州李芾拒守三  
越月大小戰數十合至是阿里海牙督戰益急與諸  
將畫地分圍决湟水以樹梯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  
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

李芾死節

尹穀一門  
死節

沈忠一門  
死節

楊霆死節

陳億孫顏  
應焱死節  
潭民死節

曾如驥

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  
復言者吾先戮汝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  
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  
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  
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酌之因留賓佐  
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  
參議楊霆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  
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  
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  
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

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  
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間之多  
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明劉  
孝忠以城降阿里海牙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柳  
全道桂陽武岡皆降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  
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後徙汴穀字耕叟長沙人舉  
進士居家教授至是死節諸生數百人往哭之霆字  
震仲自少以志節聞元呂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  
東地謝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  
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

陳孝忠死戰

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衣麻衣。躡草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陳文龍黃鏞遁辛未。以吳堅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常林參知政事。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諸關兵皆潰。知嘉興府

陳文龍以死節著此不宜書遁

趙良淳死節

劉漢傑以城降元。元兵圍安吉州。知州趙良淳與提刑徐道隆同守。時元兵迫行都。召道隆入衛。道絕不通。乃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范文廂致書誘良淳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元兵至。良淳率衆城守。夜就芟舍。俾上不歸。旣而戍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淳叱去之。閉閣自經。元兵追道隆及之。一軍盡沒。道隆見執守者少怠。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良淳字景程。汝愚曾孫。道隆字伯謙。婺州武義人。遣監察御史劉岳奉表稱臣于元。陸秀夫還言。伯顏不肯從。伯姪

徐道隆子載孫死節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  
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岳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嘗且約伯顏會長安鎮以輸平己卯參知政事常楙遁以夏士林僉書樞密院事士林亦遁癸未進封吉王昞爲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爲廣王判泉州初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爲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亮節俞克容弟如珪提舉二王府

事召留夢炎不至以爲江東西湖南北宜撫大使陳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爲請顧欺我邪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閣羣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翌日行倉卒失於奏爾甲申元伯顏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伯顏乃進次阜亭山阿刺罕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臨安府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降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表曰宋國主累謹百拜奉表言累眇然幼冲遭家多難權奸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興師問罪累非敢趨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歸累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四川兩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爲宗社生靈祈哀請死伏望聖慈垂念不忍累三百餘年宗社遽至隕絕令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伯顏受之遣使召宜中出議降事而使囊加歹奉璽表赴上都。是夜宜中遁歸温州之清渙。張世傑劉師勇及蘇劉義以不戰而降遂去。世傑次于定海。元石國英使都統卞彪說世

世傑義殺卞彪

傑降。世傑以彪來從已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爲言。世傑大怒。斷彪舌。磔之于巾。子山師勇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爲。憂憤縱酒卒。楊應奎自元軍還。言伯顏欲執政。面議乙酉。太后乃以文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丙戌。以家鉉翁僉書樞密院事。賈餘慶同僉書樞密院事。知臨安府。戊子。命文天祥同吳堅謝堂賈餘慶使元軍。見伯顏於明因寺。天祥因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爲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

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北詔爲辭，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等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爲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萬戶忙古帶宣撫唆都羈縻之，且以其降表不稱臣，仍書宋號，遣程鵬飛、洪君祥偕來，使賈餘慶復往易之。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楊淑妃、秀王與樺從行。辛卯，元張弘範、孟祺、程鵬飛齎所易宋稱臣降表至軍前。二月丁酉朔，日中有黑子，相盪，帝率文武百僚詣祥曦殿，望元闕上表乞爲藩

輔。元伯顏承制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命忙兀台、范文廂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吳堅、賈餘慶等檄諭天下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名。鉉翁獨不署。鵬飛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元伯顏進屯湖州市，復令呂文煥及范文虎等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茲啗北命來抗南師，視以犬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伯顏令張惠、阿剌罕、董文炳、張弘範、唆都等封府庫，收史館、祕省、圖書及百司符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印告勅罷官府及侍衛軍 壬寅以賈餘慶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劉岳同僉書樞密院事與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克祈請使如元餘慶兇狡殘忍岳狎邪小人皆乘時竊美官謂使畢即歸由是罷遣文天祥所部勤王兵謝堂納賂于北歸遁 元伯顏引文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爲逆尚何言文煥等慚恚伯顏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是日元兵屯錢塘江沙上臨安人方幸波濤大作一洗而

空之潮三日不至丁未元詔諭臨安新附府州司縣官吏軍民人等曰聞者行中書省右丞相伯顏遣使來奏宋母后幼主暨諸大臣百官已於正月十八日齋墮綬奉表降附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覲之禮已遣使特往迎致爾等各守職業其勿妄生疑畏凡歸附前犯罪悉從原免公私逋欠不得徵理一應抗拒王師及逃亡嘯聚者並赦其罪百官有司諸王邸第三學寺監祕省史館及禁衛諸司各宜安居所在山林河泊除巨木花果外餘物權免徵稅祕書省圖書太常寺祭器樂器法服樂工鹵簿儀衛宗正譜牒



天文地理圖冊凡典故正字并戶口版籍盡仰收拾前代聖賢之後高尚儒醫僧道卜筮通曉天文曆數并山林隱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名聞名山大川寺觀廟宇并前代名人遺跡不許拆毀鰥寡孤獨不能自存之人量加贍給伯顏就遣宋內侍王埜入宮收宋國衮冕圭璧符璽及宮中圖籍寶玩車輅輦乘鹵簿麾仗等物益王廣王自嘉會門出渡浙江而南伯顏聞之遣范文虎將兵追之楊鎮得報即還曰我將就死于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追及

楊鎮

楊亮節

張全

洪福子太  
源大淵死  
節

遂同走溫州。是月夏貴以淮西叛降元時阿木屯淮南東道其西道屬之萬戶昂吉兒俾駐和州進攻廬州夏貴以書抵伯顏曰願母廢國力攻奪邊城若行都歸附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納款于元元以貴為淮西安撫使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巢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蒞殺福子太源大淵諄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

宮女死難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  
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肯國聞者流涕元人索  
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三月  
丁丑元伯顏自湖州市入臨安城建大將旗鼓率左  
右翼萬戶巡城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峰觀臨安形  
勝部分諸將時福王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  
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固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  
禮明日發臨安阿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  
禮趣帝及太后入覲太后全氏泣謂帝曰荷天子聖  
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  
謝氏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

徐應鑣子  
琦崧女元  
娘一門死  
節

杜澣

黃氏并楊鎮謝堂高應松庶僚劉衰然三學生等皆  
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子琦崧女元娘同赴井死  
應鑣字巨翁江山人文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澣  
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  
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  
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  
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  
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  
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  
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宋紀  
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旣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逸卒。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爲元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爲清江劉洸。

樵者

金應

嵇聿

子德潤

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元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澆。金應以去。澆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嵇家莊。嵇聿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汎海。如溫州。以求二王。元伯顏北還。承制留阿剌罕董文炳。經略閩浙。以忙兀台鎮浙西。唆都鎮浙東。會江西都元帥宋都斛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西。乃遣塔出移軍。與李恒呂師夔會。阿剌罕文炳同取未下州縣。以追二王。閏月。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

蘇劉義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宋紀 帝系三

十一

益王

廣王

秀王

林起鰲

溫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爲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沉其兵于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爲福建漕使欲取全閩爲己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

元史格

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海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元諸戍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欲託計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爲虛聲所懼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爲不可豈敢輒弃戍哉元行省又欲弃廣之肇慶德慶封州併戍梧州亦爲格所沮格天澤之子也謝太后與帝隨元兵北行至瓜洲李庭芝與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兵奪兩宮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真州苗

再成亦謀奪駕不克。夏四月，元以河南兵事未息，開元路民飢，並弛正月五月屠殺之禁。元郝經歸，見元主錫燕大庭，咨以政事，其從行者賞賚有差。五月乙未朔，益王即位于福州，改元景炎，遙上帝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尊號，冊楊淑妃為皇太妃，同聽政。升福州為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為垂拱殿，便廳為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安府。是日有大聲出府中，眾皆驚仆，進封弟昺廣王為衛王。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直學士院。

衛王

蘇劉義主管殿前司，召李庭芝為右丞相，姜才為保康軍承宣使，詔以趙潛為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為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世遠、方興等進兵浙東，吳浚為江西招諭使，鄒鳳副之，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傳卓翟國秀等分道出兵，時枋得敗走，已不能軍。文天祥至行都，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于陳宜中，固辭不拜，乃以為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濬募兵于溫州。丙申，元主忽必烈廢德祐帝為瀛國公，初吳堅等至燕，不得命，留館中，賈

呂武

高應松死節

餘慶病卒。惟家鉉翁聞國亡且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日。元主高其節。欲尊官之。鉉翁義不二君。直辭不受。帝及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食卒。暨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宗社。即赴上都。見元主于大安殿。遂有降封之辱。凡家貴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之。元主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遣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元伯顏入朝。元主命百官郊迎。

有言重文輕武者宜熟思

此何時也言者猶為所使

以勞之。既至。拜同知樞密院事。以陵州藤州戶六千為食邑。罷直學士院。陸秀夫、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謫居潮州。時衢婺諸州皆復起兵。元董文炳謂唆都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未十日。諸州連兵來攻。唆都連戰三月。復陷婺州。衢守備甚嚴。唆都率總管高興等。鼓譟先登。拔其城。權知府事蕭雷龍脫走。與同里人黃巡檢起兵。時元兵四合。雷龍度不可支。與黃巡檢及麾下數人奔入閩。未出境。為同安武人徐浚冲獲送。

蕭雷龍黃巡檢死節

費俊死節

縣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怨殺之後聖仲北來泊舟小孤山有巨艦衝前建大旗書曰蕭知府兵繼見雷龍坐船上聖仲大呼有項不見以驚死故相留夢炎降元六月丁卯元兵入廣州廣東經略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于隆興阿里海牙假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既而直諒聞益王即位乃命權通判李性道摧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于石門性道不戰俊戰敗直諒弃城遁雄飛入廣州諸降將皆授以官俊獨不受被殺吳浚聚兵于廣昌遂復南豐宜黃寧都三縣翟國秀取秀山傳卓至衢信諸縣民多

吳浚翟國秀

秀山傳卓

應之者會浚兵遇元兵敗走國秀引還卓兵亦敗詣元兵降元詔作平金平宋錄及諸國臣服傳記命耶律鑄監修國史秋七月丁酉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天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中弃温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故命天祥開府南劍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皆降于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初臨安既陷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

李庭芝姜才死節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宋紀  
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圍邪？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奔去。阿朮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博羅權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庭芝幕客或勸爲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壁上。旣而淮安盱眙四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麩藥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

將至，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董士元戰死。阿朮使伯顏察救之，所將皆阿朮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朮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旣行，煥即以城降。阿朮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朮圍之。且驅其妻子至，壁下詔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



阿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阿朮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泣下。有宋應龍者，為泰州諮議官，太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提刑司諮議褚一正置司高郵督戰，被創沒水死。自是國事日去，益不能支矣。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後徙隨之。應山淳祐初進士，才濠州人，少被掠入河朔。

宋應龍夫婦死節

褚一正死節

以武功顯，應龍以儒生通兵，出入行陣三十餘年。一正廬州人，武舉進士。元郝經卒，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經少負異質，博覽無不通，為學務有用，及使宋被留，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等書，文集凡數百卷。拘宋十六年，從者皆通于學，書佐苟宗道後為國子祭酒，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使郝經書于真州忠

苗再成趙孟錦死節

宋小人於國社垂亡之際猶落親賢異哉真豺虎之所不食

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八月元軍入真州苗再成死之時揚州既破元兵攻真州益急趙孟錦乘霧襲其營少頃霧開元兵見孟錦兵少逐之孟錦登舟失足墮水中死城遂陷再成不屈死元主召阿朮入朝賜泰興戶二千為食邑秀王與樺圍婺州元董文炳拒之與樺乃還時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樺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樺有劉更生之忠曹王皋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譖者益急卒遣之以王積翁為福建招捕使積翁兼知南劔州備禦上三州副使

熊飛

曾逢龍

黃恠兼知漳州備禦下三州張世傑遣都統張世廂與吳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與李恒戰兵敗浚奔寧都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去太皇以病久留臨安至是元人自宮中昇其牀以出侍衛七十二人遂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九月元軍分道寇閩廣阿刺罕董文炳及忙兀台唆都以舟師出明州塔出及呂師夔李恒等以騎兵出江西東莞民熊飛為元人守潮惠聞趙潛至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于廣州雄飛遁飛遂復韶州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性道殺之潛遂入

馬堅

廣州知邕州馬堅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里海牙取廣西。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軍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堅。堅退保靜江。阿里海牙使人招降堅。發弩射之。攻三月。堅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冬十月。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元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趙潛使熊飛及曾逢龍禦元軍于南雄。逢龍敗死。飛走韶州。元軍圍之。

趙時賞

劉洙

逢龍禦元軍

熊飛死節

秀王王弟與慮子孟

侍李世達趙由瑛林溫死節

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兵敗赴水死。十一月。元阿剌罕董文炳入處州。秀王與釋與弟與慮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瑛察訪使林溫被執。皆不屈而死。知處州李珏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元軍入建寧府。邵武軍。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王積翁叛降元。先是積翁弃南劍。走行都。遣人納款于元。至是元軍侵福安。積翁為內應。遂與王剛中同降。帝至泉州。舟泊于港。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宋紀  
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  
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  
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  
掠其舟并没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  
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潮州十二月蒲壽  
庚遂與知泉州田子真以城降元趙潛奔廣州遁  
制置副使方興亦遁降將王世強導元人入福州  
知州王剛中既降遣使徇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斬  
之而縱其副使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固  
守阿刺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有風其納款者

趙潛不終

宜中激變

文龍曰諸軍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  
部將林華伺元兵于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  
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不屈左右凌挫  
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  
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  
甚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  
死之眾歎曰有是母宜有是子為收葬之文龍字君  
貴興化人君子謂不負科名云元東西川守將合  
兵萬人圍重慶肆于標掠軍政不一故久無功而城  
中益得自守張珪雖領重慶之命不能赴官留合州

陳文龍母  
子死節

以抗元軍，且遣師復瀘涪二州，及圍兵以不和而潰，珏乃得入城，遣將四出，元軍屢敗。元阿里海牙為書許馬堅為廣西大都督，堅不聽，又請元主親降，手詔諭之，堅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為固，阿里海牙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破，堅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堅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靜江破，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以城降，獨堅部將婁鈐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牙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飢，不能

馬堅死節

婁鈐轄死節

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大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鬻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為出戰也，甲以待，婁乃令所部入擁一火砲，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皆崩，煙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阿里海牙悉坑其民，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州，廣西提刑鄧得遇聞靜江破，朝服南望拜，辭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其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優哉游哉，吾得其所，乃投南流江而死，堅宥昌人，一家父叔兄弟皆

鄧得遇死節

以忠勇爲名將得遇字達夫邛州人淳祐一年進士  
帝駐于惠州之甲子門遣倪宙奉表詣元軍請降  
峻都命其子元帥百家奴偕宙赴燕元軍分道入  
兩川以合丹闕里吉思領東川行樞密院攻合州不  
花李德輝領西州行樞密院攻重慶仍令德輝留成  
都給軍食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終